



战场上，我们要比敌人多想几招

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特战大队反恐演练一波三折——三次败北引发“套路”反思

■胡程 彭泽壮

当夕阳给云层镀上一缕金光的时候，小队长张家春带领特战队员包围了“暴恐分子”藏匿点。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回合演练，然而就在大家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，战斗又一次以失败告终。

张家春心里格外苦涩。初夏时节，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特战大队组织的一场反恐演练拉开序幕。为了能在演练中取得好成绩，张家春带领红方队员在几天前就摸清了演练程序，对每个环节了然于胸。

红方的围追堵截。第二回合，张家春和红方队员汲取教训，拟定了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对措施。然而抓捕环节中，一名队员踩中“暴恐分子”设下的“地雷”。面对接连两次的失利，张家春带领队员复盘检讨：“现场事态变化往往出人意料，照着既定程序处置，容易被经验主义所累。”

“迅速保护人质撤离，排查房间。”战斗进入扫尾阶段，意外情况再次出现——途经楼梯转角时，一名伪装成人质的“暴恐分子”掏枪向红方队员射击，两名队员随即“中弹”。枪声未消，变化再生，又一名伪装成人质的“暴恐分子”趁乱引爆身上的“炸弹”……

新疆军区克克吐鲁克边防连战备演练步步惊心——两套预案难抵“意外”攻击

■胡铮 张银铃

“数十名‘敌人’从三面携枪袭来，我方1组、2组各伤亡1名人员。”接到第三份“敌情”通报，新疆军区克克吐鲁克边防连连长肖博文的额头沁出了一层汗珠。暮春的高原依旧寒风刺骨，从凌晨“开打”的这场营区反偷袭战备演练，意外迭出，让全连官兵惊出一身冷汗——此次演练以营区遭受“假想敌”偷袭为背景，以加强哨位警戒、各编组力量协同为重点。

从警报响起至人员就位，用时仅几分钟，这在平时是不多见的好成绩。然而，第二份“敌情”通报接踵而至——“2名‘敌人’从××方向袭击我哨兵，我方2人身亡”。这一突发情况让肖博文颇感意外。稍作思考，肖博文下达命令：“执行2号预案！”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第三份“敌情”通报超出了肖博文对“敌”实力的判断，更超出了预案的战术设想。“对‘敌’实力和进攻企图预判不足，导致4名人员‘伤亡’，是惯性思维让我们在演练中吃了亏。”演练结束，连队从侦察预警、快反支援、卫生救护、人员机动等方面进行复盘总结。

短 评 ■魏兵

在最熟悉的地方“敲响警钟”

人来说，一旦在作战习惯、作战手法、作战程式上陷入“套路”，也就潜伏着失败的危机。尼采说：“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，而是你不懂你自己。”一名真正的军人，必须懂得在自己最熟悉、最擅长的地方“敲响警钟”。

英 雄 底 色

对中华民族而言，这是获得新生的一年；对张富清而言，这是奔袭战斗的一年。正如《保卫延安》所写：走！打！是生活中的一切。1949年2月1日，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。张富清所在团编为第2军第5师第14团。番号的变化，折射着时局的发展。新中国的桅杆，已刺破海平面。与西柏坡喃喃的电报声同样急切的，是解放军指战员奔袭作战的脚步。在1949年5月至7月“陕中战役、扶眉战役经过图”上，一段段红粗箭头，标志着第二野战军的战斗路线，东起蒲城，途经泾阳、咸阳、兴平、扶风、西至宝鸡。8月5日那天，“一野”发出动员令，号召全体指战员：为“解放整个大西北而战斗”，“敌人逃到哪里必须追到哪里，不给片刻喘息机会”。

心系强军使命 沙场百炼成钢

——学习新时代英雄战士杜富国先进事迹系列谈②

■南正軒

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，排雷兵是离死亡最近的军人，他们用的是“绣花针”，拔的是“虎口牙”，跳的是“刀尖舞”，过的是“鬼门关”。杜富国的英雄壮举并非与生俱来、遇险则有，而是靠血汗浇筑、实践砥砺，靠平时把专业练精通，把本领练过硬。华山论剑，比的是功夫；捍卫和平，凭的是本事。“跟死神打交道，没有两把刷子不行。”在杜富国心中，当兵就当国家的守护者，出征就能打仗的兵。为熟练掌握排雷技能，他严格按照程序反复练习，别人练1个小时，他练2个小时；为了训练探雷针手感，他每天坚持练习上万针，将营房前的草皮探个遍；为精准操作探雷器，他将铁针、石块、弹片等混合理设，想方设法增加训练难度。正是凭着过硬的专业技能，杜富国先后进入雷场1000余次，累计排除爆炸物2400余枚，处置各类险情20多次。



5月22日，第71集团军某旅针对山地作战特点，开展编队机动、障碍驾驶等课目训练。林诗毅摄

聆听毛主席讲话，该有多好！站在天安门广场，他感到无比欣慰：打那么多仗，走那么多路，吃那么多苦，还几次受伤，新中国成立了，值啊！站在天安门广场，他想到了新疆守防的战友。1950年，他所在的第2军教导团组建边卡营，接管边防一线哨卡。此时此刻，战友们正在爬冰卧雪。保卫新中国，使命同样艰巨！站在天安门广场，他不由得想起牺牲的战友。“太多了”——他总是用这3个字，来感叹牺牲的数量，表达心中的哀伤和缅怀。他的连长、指导员、排长、班长，牺牲了一个又一个。一次突击，突击组成员大多都回不来。一次战斗，连队就少了很多战友。每次看到熟悉的面孔不在了，他的心便特别沉重。他的老部队——5师14团，1949年9月14日翻越祁连山。途中，“整日雨雪交加，狂风不止，战士全身湿透，受冻牺牲130人，冻坏脚不能走路者100余人”。

(上接第一版) “那时，身上的棉衣又是血又是汗，太阳一晒，很臭。饿了，找到啥吃啥，不管上面有没有血。”张富清说。对他来说，死都不怕，这些算什么。最大的考验，是永丰镇之战。1948年11月23日，敌第76军南撤至永丰镇以西的石羊地区。25日下午，在我军阻击下，该部主力逃回永丰镇，困兽犹斗。永丰镇，“围寨高而坚固”。第76军军长李日基，将主力布置在永丰镇和附近几个据点，并重兵控制两边高地，形成支撑点。西北野战军迅速决定，集中第2、第3纵队主力，围攻永丰镇。战至26日晚，我军肃清外围据点，迫使第76万余人聚集于土城内。这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攻坚战。敌人凭借厚重坚固的寨墙，顽固抵抗。27日晨，我军发起的“第1次总攻未能奏效”。27日黄昏，我军重新调整攻击部署，第2纵队、第3纵队独立第2旅担负攻歼永丰镇第76军的任务。张富清所在6连担任突击连。之前，部队伤亡很大，东北角寨墙侧面的两个碉堡，是两处主要火力点。是夜，连队决定成立突击组，炸掉那两个碉堡，确保攻击部队上去。张富清任突击组长，带两名战士，于夜出击。依旧消瘦的他，浑身是胆，携带1支步枪、1支冲锋枪、2个炸药包和16枚手榴弹，几乎是他的负重极限。3名突击组员跃出坑道，快速抵近，趁着夜色，爬上三四米高的寨墙。他第一个跳了下去。听到动静，敌人围了上来，他端起冲锋枪，一排子弹飞过去，令敌猝不及防，一下撂倒七八个。就在这时，他感觉头被砸了一下，“不觉得疼，只觉得闷”。打退敌人后，他伸手一摸，发现满头满脸是血。原来，头皮被子弹弹开。如

